

平潭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平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平潭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平潭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月

目 录

国民党七十三军和平潭所作所为·····	高蔚龄 陈国俊 (1)
七十三军和平潭的最后一天·····	念克谦 (11)
一次日舰杀人暴行记实·····	林国翔 (15)
解放前平潭县政史话(续一)	
·····	天华 自寿 培青 名芳 (16)
国民党县党部始末·····	高蔚龄 (23)
“宝应”军舰陷沙记·····	吴自寿 林培青 (27)
林荫和“四维”公司·····	石 维 (29)
劝降记·····	吴自寿 高蔚龄 林培青 (32)
韩厝盐民反“统堆”斗争·····	翁强吾 (36)
回忆学友翁绳金往事片断·····	林培青 (39)
忆陈魁梧先生·····	曾焕魁 (43)
先父杨昌栋传略·····	杨运融 (48)
名中医李健颐在平潭·····	李传茂 俞焕章 李遵瀚 (54)
林少屏所作所为·····	周孙福 口述 郑熙森 整理 (58)
林荫是怎样当上平潭县长的·····	曾焕魁 高诚齐 (64)

高蔚英被杀经过……林宝瑞 林祖耀 口述 念克谦 整理 (66)

王健民之死……………念克谦 (72)

平潭天主教梗概

……………传茂 蟠坤 熙森 文经 克谦 (76)

平潭闽剧简史……………吴金泰 郑振远 周训矩 (81)

平潭气象灾害大事记……………林庆衍 (86)

编后寄语…………… (101)

封面题字：翁作春

封面设计：卢嘉新

国民党七十三军在平潭所作所为

高蔚龄 陈国俊

（编者按：国民党七十三军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后，统治平潭县两个月，给人民带来很多灾难。最近，本文作者访问了许多知情者，并参阅一部分报刊资料，初步整理成篇，并不完整，欢迎读者补正。）

（一）七十三军为什么闯到平潭来

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乘胜南下，进军福建，决定先拿下福州地区，然后解放全省。

当时福州的守敌多系南逃的败军残部，经过重新改编之后，统由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主任、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和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指挥。以第六兵团的五个军十三个师为主力，加上刚从台湾调来增援的部分兵力，以及特种兵和地方杂牌队伍，共七万多人。这些被人民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的败军，建制残缺，兵员不足，工事薄弱，粮物缺乏，士气低落。蒋介石于七月初专程乘飞机抵达福州，召开军事战略部署会议，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固守

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及沿海部分主要岛屿，进行垂死挣扎。朱绍良、李延年秉承老头子旨意，在福州加强防守，并把部分兵力分驻连江、罗源、长乐、福清等县的沿海地带，作为保卫福州的外围力量，企图借以阻止解放军南下福建。

走投无路的七十三军，正是根据蒋介石这一战略部署，打着“进可攻福州，退可走台湾”的如意算盘，于七月上旬仓惶从福州闯到平潭岛来。七十三军主要使用美式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军长李天霞诡计多端，在淮海战役中，尽力回避与解放军正面接触，想方设法保存实力，能逃便逃，一直率部逃到福州。没多久又逃到平潭来，这时全军尚有兵员七千多人。

平潭人民游击支队早在五月五日就赶在全省最前面，解放平潭县，建立人民政权，为了保存实力，以便配合解放大军更有力地歼灭敌人，奉闽中游击司令部之命，在七十三军进犯平潭前几天，主动撤到福清、长乐、永泰等地，与敌人展开外线作战，留下一部分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斗争。敌军困守孤岛，终成瓮中之鳖。

（二）一支貌合神离的“杂烩军”

八月中旬，福州解放前夕，又有国民党的七十四军、九十六军和一〇四军的残部，以及独立团“天九部队”，先后逃到平潭来。这些丧魂失魄的难兄难弟，同是天涯沦落人，一起编入七十三军。整编后，全军共有一万余人，被平潭人民称为“杂烩

军”。下辖两师：十五师和一一五师，每师各三个团。李天霞仍任军长，原七十四军副军长常孝德任副军长，军部设在县城的岚光小学里（现实验小学），内设政治处、参谋处、作战处、谍报处、军械处、军需处等机构。

这一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只想逃命，并无斗志；加上李天霞骄矜自大，独揽大权，军官同床异梦，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例如：七十四军到平潭的头一天，先头部队坐船快到县城码头时，李天霞即令城中军队开枪阻止登陆，虽经调解罢兵，从此各怀猜忌。“天九部队”原是山东地主武装，官兵多属膏粱子弟。他们强烈要求在七十三军中保留原来的番号和编制，未得允许，心怀不满，不少官兵私自埋藏武器，弃置弹药；这个团的一部分官兵暗中寻找和游击队联络的桥梁，准备缴枪投降，求得遣散回家，后因形势突变，未能如愿。

李天霞为了支撑军中涸竭的薪饷，向上虚报兵额。内部有人揭发此事，上级派人来点名核实。李天霞采取“冒名顶替”的应急办法，以每人每次一块银元的“酬劳金”，雇人参加点名；有人被好几个连队雇去充数，一天得几块银元。有些军官从中检举，使李天霞碰上大钉子。他为了维持“军座”的权力地位，以检查政治思想为名，对下属严加控制，秘密幽禁了副师长周羽等十多个军官，就是其中一例。

高压手段仍然无法挽回涣散的军心。各级军官都有自己的靠山，各谋出路。军内曾多次出现此类标语：“南京失守，平潭有

何作为？”“我们希望光明，不喜欢走黑暗道路！”有一条标语公开鼓动：“我们倒戈起义吧！”李天霞身处困境，忧心忡忡，难卜未来吉凶，只好焚香扶乩，向鬼问计。

七十三军统治平潭期间，利用地方的两个实力人物——林荫、宋曦作为支柱。林荫在一九四一年底任平潭县长，一九四六年当上“国民代表”（简称“国大”）。一九四九年五月，人民游击队解放平潭时，林荫带一百多人逃往白犬岛。后来他听说七十三军将要进占平潭，认为这是卷土重来的好机会，即主动跟着七十三军闯回平潭，与李天霞紧密勾结。宋曦又名德安，曾在二十年代和林荫等人一起潜身草莽，被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收编后，担任保安独立第三大队大队长和厦门市、平潭县军事科长。一九四九年五月游击队解放平潭之后，郑叔平被省政府撤去平潭县长职务。宋曦补上遗缺，投靠军部高级参谋赵锦。这期间，林、宋二人各找靠山，同床异梦。

（三） 军人专政的种种罪行

七十三军窃踞平潭时，一面休整部队，充实作战力量；一面对全县加强军事管制，实行军人专政。军事由军长李天霞专权，县政由副军长常孝德负责。军部设“县政督导处”，常孝德兼任处长，高级参谋赵锦任副处长。县政府成为军部直接管辖的附属机关，而县政府所有经费开支则由地方自筹，军部不给分文。

督导处可以监督县政的一切措施，处长的职权驾于县长之

上。县长或秘书主任每日上午八时前要到督导处听候分配工作，然后向各个局、科、室等所属单位传达照办。县长每周要向督导处头目汇报一次工作。凡县政中的人事安排、地方建设、财政收支等重要事项，都要经督导处审核批准。县政府还邀请一部分人士，组成所谓“地方建设委员会”，协助筹办财政，供应物资。每人月薪为五十块银元。有的人士拒绝应聘。

督导处还向潭城、苏澳、东庠、中正（现在流水乡）、中山（现在中楼乡）、龙泉（现在平原乡）、复兴（现在北厝乡）、潭南（现在敖东乡）、塘草（现在南海乡）等乡镇，各派营级或相当于营级军官一至三人担任政治督导员。各保（相当于现在较大的村）有一个连级军官任政治指导员。这样，县、乡（镇）、保三级行政工作全由军人操权，县长、乡镇长和保长不过是傀儡人物。这些“督导”人员严密控制基层的行政组织——保甲，实施“五户联保”的法西斯统治制度，一家犯“法”，五家同科，迫各户将男女老少的姓名、年龄填表贴在门上，便于他们随时检查户口。出门须请假，来客要登记。他们强迫各地保甲长和群众检举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及其亲属的名字，列为“特别户”，造表登记，不时登门巡查，迫人坦白自首，弄得许多人关门闭户，无家可归。

七十三军除了在县、乡、保、甲层层实行军人专政外，还将大批部队分散到各个主要港口、山头、乡村、岛屿驻守，对全县加强严密的军事管制。他们到处强占民房，搬走家具，拉夫修筑

海防工事，农渔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主要港口、码头遍设岗哨，严格检查进出口船只，官兵从中敲榨勒索。流水乡渔民经不起敌军白拿鲜鱼，有的把鱼暗藏起来，有的干脆不出海。

军部还派出搜索队、清乡队、谍报组、便衣组等特务组织，走街串乡，进行巡查侦察，弄得人心惶惶。八月的一个夜晚，军部突然宣布特别戒严，全面封锁交通。根据事前拟定的名单，在全县各地进行大逮捕。后来，军部派驻各乡各保的督导员、指导员，不时半夜闯入各个乡村，命令保长拿户口册逐户点名，未经登记的来客，一律拘禁严讯。未请假出门的，其家属被抓去审问。凡有游击队员嫌疑的，少不了被捕入狱，已转移出岛的游击队员，其主要家属难免被捕。军法官对“犯人”迫供施刑，备极残酷。有的人被杀害。福州解放后两天，七十三军为了稳定军心，威慑民心，公开枪决了参加游击队活动的高名英、高宝员和两个外地寄监的被捕人员。九月初旬，军部在较场（现侨联住址）召开万人大会，除小岛外，强迫全县每户都派一人随保长前来参加。会场阴森恐怖。李天霞登台演说，由宋曦、林荫交替当翻译，以“潜伏的共党分子”为名，判处保长薛由鉴（游击队员）死刑。李天霞在演说中公开保证“此后不会再杀一人”，却在夜晚陆续暗杀所谓“嫌疑分子”。九月十五日深夜——敌军全面溃逃前夕，军部指令谍报组，处决了四个所谓“政治犯”。

（四） 汤恩伯的海上战略会议

福州解放之后，汤恩伯乘专舰闯到平潭海面，召集李天霞等军事要员到舰上，举行有关战略部署会议。林荫、宋曦应邀参加。汤恩伯传达了台湾军方的战略意图，要七十三军加强军事力量，固守平潭岛。这时的李天霞，以为有上司撑腰，可以有恃无恐，便表示：一定要把平潭建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要加紧构筑堡垒，加强沿海防线，弥补地理上港澳复杂的缺陷，准备在芦洋平沙地带建小型飞机场，便于和台湾加强军事联络。宋曦请求台湾供应物资，用于县政。汤恩伯当面赞同李、宋的意见，后来都成为空话。林荫提议：派国民党海军“宝应”号军舰长期留在平潭海面巡逻，加强海防，也得到汤恩伯首肯。实际上林荫要求留下这艘军舰，主要是为以后逃台做好准备。“宝应”是在一九四八年夏末从秦皇岛败退，逃到平潭岛北部的长江澳，陷在浅滩的泥沙中，动弹不得。由马尾海军要塞司令李世甲和当时省长出面，责令林荫和平潭县长郑叔平组织民工抢救脱险。以此，舰长和林荫有了交情。

这次海上的军事战略会议结束时，汤恩伯命令李天霞立即制订在平潭岛建立军事基地的规划方案。敌军四出强迫大批民工，自带口粮，在沿海挖战壕，筑碉堡，并抢修平岷（县城到东岷）、平苏（县城到苏澳）两线公路。军部还决定大抓壮丁，补充兵员。可是不出半月，解放军一声炮响，粉碎了李天霞的美梦。这

时汤恩伯又闯到平潭海面来，召集七十三军的主要头目到舰上开一次应变会议。汤恩伯，这个在国民党军队中素以“死硬”著称的将领，这时也象一只泄了气的汽球。他认为平潭岛的整个地形是“莲花地”，港口繁多，四面门户敞开，到处可以登陆，易攻难守，应作撤退准备。这给日暮途穷的七十三军敲响了最后灭亡的丧钟。

（五）“八千兵散楚歌悲”

八月十六日，福州解放前夕，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厦门，不久带随从三十多人，从海上闯到平潭来。他们竟然在仓惶逃命中丢掉司令长官的关防大印。副官秘密来县城找一个刻印师傅，按模仿刻一颗。兵团司令尚且如此狼狈，何况他们的部属怎能不惊慌失措。军部流传“乌江自刎天亡我，八千兵散楚歌悲”的诗句，充分表达了官兵的悲观失望情绪。

九月初，福建大陆接近全部解放。七十三军这一群千里逃命而来的伤弓之鸟，更觉孤军无援，危在旦夕。他们把大部分兵力移到靠近东海的主要港口，待命下海逃台。军纪十分败坏，沿海人民不堪其扰。许多渔农民拒绝把粮、鱼、蛋、菜供应敌军。流水一部分渔民把臭鱼水泼在房屋里外，迫使敌兵掩鼻而过，不敢进驻。敌军封锁了全县所有的港口和船只，阴谋抢渔船，抓渔民，把敌军运往台湾。渔民们采取种种办法进行斗争抵制。东庠、流水、东澳、芬尾的许多渔民，有的在黑夜里偷偷地把大船

开往已经解放了的福州、闽东等地去；有的把船上的帆、橹、舵等主要工具拆下，埋藏起来；有的忍痛把船身弄坏，让它搁在高滩上。

敌军听到隔岛解放军的炮声，闻风丧胆，主要港口的海滩、码头上，每天都有数百成千的敌兵挤作一团。他们抢不到船，抓不到人，如同热锅中的蚂蚁乱闯乱跑。偶然抢到一只小船，官兵争先恐后登船，浪卷船翻，葬身大海。一部分逃兵在东庠岛葫芦澳抢到一艘刚刚回港的木帆船，三百多人一起抢登船上，用刺刀强迫船工开船。年近花甲的老艄公欧吓辉，想种种办法使木船不能开动，结果被敌兵打得遍体鳞伤。他知道自己性命难保，事先暗示船工伙伴，各找一块木板，准备跳水逃命，然后他横了一条心，把船弄翻。一刹时二百四十多名敌人官兵葬身鱼腹。欧吓辉也壮烈牺牲。

解放军八十二师、八十三师和八十四师共六个团，于九月十二日前后，分三路向平潭进军，先占住屿头、小练、大练、大板、塘屿、草屿、吉钓等小岛屿，然后登陆大岛。国民党“宝应”号军舰在海面逡巡开炮，敌机在县城扔了几颗炸弹，没能挽救七十三军覆灭的命运。九月十六日，县城解放，我军在游击队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只一天就全歼岛上所有的敌军。李天霞早在前一天凌晨，带领一伙亲信军官，偕同林荫，悄悄逃往观音澳，躲在“宝应”号军舰上，留下谍报处、督导处和包括县长宋曦在内的县政府人员，在县城维持残局。这天夜里，南路的解

放军攻占了离观音澳二里路的啼嘛岭，对澳口的敌舰开炮。该舰仓惶起锚，准备逃跑。这时蜂拥而来的逃军，在码头上拼命争夺舢板，驶向军舰。舰上的国民党军官下令开炮阻止，许多人因而中弹落水。寂静的海空，回荡着一片呼救惨哭的余音。

李天霞带着“八千兵散楚歌悲”的沮丧心情，逃命到台湾去了，丢下官兵六千多名当了俘虏。他亲自泡制的那张自欺欺人的《告平潭全体军民书》，这天还贴在县城的墙壁上，上面写着：“天霞奉命守卫潭疆，尽军人天职，誓与地方同存亡……”，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给人留下嘲笑的材料。

七十三军在平潭的最后一天

念克谦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前后，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师六个团分三路从福清、长乐一带出发，向盘踞在平潭岛的国民党七十三军发动进攻。南路三个团主攻吉钓、渔塘，从江斗门登陆，直逼县城。西南路的两个团攻下大扁岛之后，由芦洋南岸登陆，向北面追歼逃敌。西路一个团拿下屿头岛，冒着敌舰“宝应”号的炮火，猛攻防线坚固的小练、大练岛敌军，俘获敌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多名，然后从苏澳登陆，向中楼、流水方向扫荡残敌。九月十五日晚，三路解放军相继在平潭大岛登陆。

九月十五日是七十三军统治平潭岛的最后一天，全军处在总崩溃时刻。这天凌晨，平潭西北、西南方向不时传来解放军的炮声。丧魂失魄的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急匆匆带了一批主要军官和新近与他相依为命的“国民代表”林荫，悄悄溜到平潭最东部的海边观音澳，钻进预先准备好的“宝应”号军舰，以便随时下海逃台。这时，县城的军部空荡荡的，只留下军部的谍报处、作战处和县政督导处的一些人员，作为七十三军留城机构的联络员。白天，他们抓来大批民伕，强迫民伕跟随一支支仓惶溃逃的

队伍，把一捆捆、一箱箱、一袋袋的武器弹药、食物、药品和各种行装，肩挑、马驮、船载，从县城运往观音澳。通讯兵忙着拆除电话线，只留下军部和督导处通向观音澳的一条线路。

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听从“县政督导处”指挥。这天上午，县长宋曦向督导处请示“应变”事宜，得到的回答是：“等待通知，县政府的任何人不得擅自离职守。”下午六时左右，督导处命令县政府职员和自卫队人员，以及刚从监狱里提出来的二十七个所谓“政治犯”，一起集中到督导处所在地（现平潭一中）门前的操场上，名为“待命行动”，实则进行监视，这时我也在被监视的自卫队中。督导处副处长赵锦前来宣布纪律：不准喧哗骚动，不准离开队伍，不准逃跑……

这时，西部的苏澳，南部的渔塘，解放军已经登陆，炮声隆隆震耳，炮火照红夜空，县城的残敌惊恐万状，在操场周围和大门口加强防哨，持枪看守。被拘留的人员吉凶莫测，心如油煎。那些“政治犯”，担心遇害，尤为不安。

晚上十时左右，李天霞从观音澳发出一道命令：督导处工作人员和县政府、县自卫队全体人员，都到军部所在地（现实验小学）大门口集中，准备撤往观音澳。同时下令把“政治犯”统统处决。赵锦和宋曦怕杀人会引起骚动，不敢草率执行，通过电话，要求军部重新考虑。最后军部改变主意，由谍报处长拿名单到督导处来宣布处决五人；其中王宗彝患有精神病，倒在地上呼天哭叫，武装人员拉不动他，把他扔在一边，幸免一死，其余四

人均遭杀害。

晚十时以后，县政府的二十多个职员和自卫队五十多个人，以及二十二名“政治犯”被一群武装士兵从督导处押到军部门前的一片操场上。三挺机枪对准大家，四周岗哨密布，连小路也有人站岗，气氛十分恐怖。夜深月朗。场上鸦雀无声，只有敌人的谍报处长亮着手电筒走来走去，监视每一个人的行动，不时查点人数，横加训斥。大家动不得，逃不了，人人自危。

午夜十二时，谍报处长命令县自卫队中队长，派一个班协助他们的几个兵士，把“政治犯”押到观音澳去，说是“随军去台”，其实还是要杀害他们。自卫队派班长李云坤带十多人去押送。李云坤有意营救这些“政治犯”。走到半路，前面传来一阵枪声，李就抓住这个机会，故意放声大喊：“解放军来了！”那几个士兵本来就是惊弓之鸟，这一下更加魂飞魄散，扔下枪支，拔腿就跑。“政治犯”们也一哄而散，逃得无影无踪。事后，李云坤把枪支收集起来，第二天交给解放军。

深夜一时左右，七十三军十五师的二千多官兵，从南边沿海逃到县城来，把军部前面的操场挤得密密层层，十分纷乱。败兵们活灵活现地互相介绍逃命的遇险经过，说解放军神兵天上来，没法顶得住，大炮一声响，碉堡飞上天，言下心有余悸。不久，军部走出一个军官，传达军部从观音澳打来的电话，叫大家就地待命，等到凌晨四点，台湾会出动飞机、军舰来支援。士兵们明知是骗人鬼话，却也无可奈何，只好静坐不动。